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七十

雜著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甲辰春

詩躰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
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
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
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
約而尽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
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
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
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况

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
巧為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
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
小雅若干篇足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
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
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
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
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
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
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一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
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

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
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
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二百篇者皆
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
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
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
其美惡而悉存已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
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麗雜矣今於雅鄭之實
察之既不詳於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
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
是乃反為麗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

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為鹿鳴文
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
猶止於中聲者太所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
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
必為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
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
子虛止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
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
禮義之上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
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
備六籍也此則魯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

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
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
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
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
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
恭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嘗為我道然而一
笑也嗚呼悲夫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

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末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孝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率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

及者豈無所自未而出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後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躰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孝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

則一以浮華為上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
長揚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記實為明道講孝而作
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
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於齊其陋慨然號於
一出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
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
之不足恃因是頗沂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
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采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
則其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諛諛戲豫放蕩
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躰

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
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
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
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
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
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
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
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
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
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
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

其徒之說考之則謂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孝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

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豪之間而之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豪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孝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弃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

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
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
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
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
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
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
不誠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
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隔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
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
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夫之意然亦其秉彜之善
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

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
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
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
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
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
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庸奴嬰兒黥
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
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
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
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
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

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曾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

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相闔熒燿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眾賢之力爭辨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

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
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
又足以開後來之感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
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刑削以
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
了齋陳公表稟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所
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
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
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寔發其
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即幾叟少卿後改名鼎者
也幾叟楊公之婿嘗以揚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
做其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為反復申言之翁乃悔也
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

間警余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公考之此書之作寔在
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且其言猶以日錄為
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
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
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
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元
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樣有所回互
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
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
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享本出於刑
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

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它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事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狹以為高是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

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悻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竒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之力拒群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謏既久漸涵透澈則遂心融神會而与之為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我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

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

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未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為百全无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群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為己病因遂肆其狼悞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罷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

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无古今率而行之正不能无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办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豪厘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礼乃姑取其附於已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独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

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乱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断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独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无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礼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乱君臣之名分又并与孟子迭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

元恨者二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孝独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繆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為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孝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

說之書乎了翁以為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在年之內神考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大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考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形為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發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通則遂旁此後未書傳一時偶然而語以為蓋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出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姪縵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准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秦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顏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垂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鷓鴣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矣煩

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子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已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律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卒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聖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為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

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歿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為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舌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辨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及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

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及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鄭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璠談錄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胥胥焉偏指堯鷲一義以為寔奢汰之原此為獲殺人一貨之盜而訟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蠶之客而訟其誣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己未八月因為精舍諸生說偶記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躔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後兩日有語予曰荆公正坐為一道德所誤耳予謂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私說也子何病焉若道此語於荆公之前彼不過相視一笑而言曰正為公不識道德耳吾恐子之將無詞以對也兩轉語偶與前說相似故筆其後云

讀蘇氏紀年

程弟允夫雅好蘇學蓋嘗以講於余而終不能無異同之論故其為此書也用心甚苦而獨不以見視比其既沒乃得見之則有其陋而可愧者恨不及與之反復其說也姑

爾
撥其尤者一二論之以為死者有知尚當有以識余之意

蘇黃門言五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為能萬變而不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答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者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顏子者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為邦爾而終與聖人交臂其宅雖未大有所得苟日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間亦不失為士君子故曰下齋而上達蓋其所孝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達疑夫孝之外別有形而

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示一不可階一升也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勤哉又曰一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區別使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乎一科使孝者躡等以為進相誣以為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則其開端便自遠大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唯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怠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孝自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孝以

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於久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攬衣起坐此即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尔太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而中尽矣昔者孔子向諸弟子言无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向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孝而志之者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向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向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没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欤前兩段紀年所載皆其門人所記語意闕略恐足之如此云

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无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方不同然其為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无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

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為妙道之極而陰秘藏之不以告人而時出其餘以愚孝者之未達使姑為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則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得失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為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為躰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至於游夏之論洒掃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孝所當由此而漸進非謂一告以此而遂一斥其所為終身死復有所告語也觀夫子之與顏淵言至于終日而淵歎之以為善誘循循博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

蓋亦可見但不躡等而已今日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
事於此而教者遂不復有所為則固昧於教孝之序又謂
顏子平生所問止於論語所記為仁為邦之二條則其考
之又可謂不詳矣天子之言下孝而上達正謂下孝於人
事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今日所孝者此而其
所達者亦此則是終身下孝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為
未達而疑夫孝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可階
之言則夫形而上下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孝之外別
无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无理但有下孝而无可上達
也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无難則是顏
子未由也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為未達也其言

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巧皆非是
獨其譏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言則為近之然所謂
道者已亦莫之識而未免於誣也蓋王氏之誣人以其言
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
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孝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
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
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
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為閑廢之物而無
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
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
言精一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不貳則其

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於中也又謂孟子為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枝尤為謬妄今未暇辨後章詳之

記易誤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為所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為否塞非人道語脉又不同決是衍字其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簋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

記永嘉儀禮誤字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取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版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即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為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為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何而為句又如何而

為說也又少牢饋食礼日用丁巳乃戊巳之巳故注云取其令各自丁寧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巳從支為巳有過支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巳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巳為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竟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病倦不暇細考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巳字三四乃鑿滅其上躰豈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

記鄉射疑誤

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人舉觶如燕礼勝爵之為者余始讀此嘗疑長一人奉觶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奉觶皆卑且少者為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一人奉觶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觶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觶也至考燕礼小臣請勝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勝爵又請致者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二人勝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奉觶于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証但其詞太略有以致讀者之疑耳昔邢子才不喜校書而曰日思其誤更是一適刘

斯立猶深病之况此書不誤而人自誤反謂書誤而欲妄
下雌黃於其間其得罪於信古闕疑之君子當如何耶因
感其事又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

記程門諸子論孝同異

熹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為孝之方有不同者因以
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己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
反身而誠則孝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
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物
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

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
然孝者皆當理會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
發之際以心躰之則中之躰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
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
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
曰孝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孝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
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
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礼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為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尽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學而時習之

學是前一段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悅也上蔡說得習字好然少發明孝字之意似無來歷耳悅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上蔡但云如此則德聚語亦未瑩有朋自遠方來觀聖人立言正意止為朋友講習上蔡所推似亦太遠人不知而不愠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愠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又云身待者按此章惟伊川先生之說語約而味長最

得聖人本意其次似皆不若尹和靖如上蔡之說非不
竒偉然多過中少餘味矣

其為人也孝弟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
其躰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
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
不覓爽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脉絡自有相管
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為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
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
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
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

實不但孝弟為不偽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
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細說充擴
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恐只當從伊川說

巧言令色

言自巧色自令不害其為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不仁
矣云豈以此為不仁立語恐未安

道千乘之國

學者專為記誦之孝而不知所用固不可然遂以為不
待讀書而遽以政學則尤不可太抵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皆孝者分內事而其先後固有序矣讀書求義理
乃格物致知之事所以發明正心誠意之端也孝者不

本於此乃欲責成於人民社稷之間求其必當於理而無悖吾見其難矣且天下國家雖有大小之殊然聖人於此亦各止其所焉非有所為而為之也上蔡云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國亦可見其用心矣此似以為朝諸侯有天下之故而用心於千乘之國之意恐亦有病

弟子入則孝

此章指人以所向之方使學者知所先後而已未遽及盡孝第察人倫也夫世上蒸氣象宏闊所見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說必至此然後已亦一病也

賢賢易色

雖曰未學乃假設之辭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知人倫之至言之却似執文害義也且聖賢之語隨其淺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須一槩說到聖人地位也

主忠信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禮之用和為貴

殆不若夷侯踞肆之愈此語欲有所矯而不知其過於

正

患不知人

知人者為大乎人知者為大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

厚之私矣近世之者蓋有未少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非此語之流生禍哉上蔡於公治長序篇論知人處甚佳此章却有病

上蔡語中諸如此類甚多此據鄙見論其尤甚者耳後篇隨看抄出幾於段段有可疑處不欲盡寫呈大槩亦只是一種病即此亦可以見其餘也近看諸說惟伊川所解語意涵濇旨味無窮其次尹氏守得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以夫以上蔡高明之見在程門蓋鮮儷焉而其立言不滿人意處尚如此況其餘哉然則吾屬於此亦可以深自警矣

記疑

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真或出於吾黨而於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惧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愚謂此言務為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之

心哉且既曰已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本於講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為言則亦將以何者為心之正而擴充之耶夫進言於君而其虛夸不實如此是不惟不能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啓其談空自聖之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

某初見先生即誨之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何也謂之心如何是心謂之性如何是性宜思之

愚謂此固窮理之事然非所以語初學者

某問楊文靖公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如何先生曰是非先生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親批呂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莹吾親問伊川

伊川曰中無倚著某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有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愚謂不偏者明道躰之自然即無所倚者之意也不倚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而謂不倚者為未莹今以不倚者之未莹乃欲率不偏者而廢之其亦誤矣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曰且只靜觀

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為已發而且與之為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間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為顏子如何曰心上一豪不罅若有心樂道即有著矣

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為顏子耳其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孝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即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

愚謂孝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則必其積累漸清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尔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

無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程子之言乃因孝如不及而言初不為見處發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據矣其誤後孝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孝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恍然神悟乃異孝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功積習之久而觸類貫通而默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礼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曰固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孝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偏廢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曰天下皆称其仁

而已乃謂躬行實履之效非語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
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為未遠而所謂湏要便見者則其
狂躁而迫切也甚矣進孝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
致知正欲其即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
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
事

愚謂心之有思乃躰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
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得其正而無
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
躰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已然哉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孟子且如此說耳論其洞
達無間又豈止塞乎天地而已哉

愚嘗深患近世學者躡等之弊發言立論不問其理之
當否而惟恐其說之不高今讀此書乃知前輩之言既
有以啓之者矣養氣之說學者且當熟講其方而實用
力焉至於事皆合義而無不歉於心則是氣浩然充塞
天地蓋不待言而自喻矣今不論此而遽為浩蕩無涯
之說以求出乎孟子之上其欺已而誣人亦甚矣哉
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

愚謂性即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
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是以性為一物而往來出沒乎生

死之間也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
某言下有省

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孝者亦未
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孝之風而慕效之不
自知其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孝者湏是下孝而上達

云云

愚謂此理固然然未嘗告以下孝之方而遽為此說便
有使人躐等欲速而不安於下孝之意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
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

得其遂心服二年間才見即問先生但曰理是如此其後
某人有詩云至此方有所得

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躰之無窮而語之以勉
人使汲汲於進孝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
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
言專為指示道躰而發則已誤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
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孝之意若
循其誤而言之則孝者每見必問才見即問其躐等甚
矣告者乃不之抑而反引之於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
凌節亦甚矣且某人者自謂有得而所為詩語乃老佛
陳腐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愚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為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為堯桀之所以為桀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來無有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孝未流淫遁之常談俗孝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恠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為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

在紳

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為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牆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長轉恠妄至於如此亦可歎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孝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窓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形軀異指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

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人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牕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吾仁則必無

故而成敗之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躰驗之實若
但在此詩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
所以相傳之實事哉

顏子聞天下歸仁又問克己之目請事斯語所以游泳
此理也

愚謂天下歸仁者克己之效問目請事乃其用功之實
也某子之言失其序矣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
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
後更說甚涵養尽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
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化育萬物其

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愚按問者之言於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子
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為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得到者
正謂足目與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為說
而又通之衆人言其本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
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於此如孔子於
子路之問達也則所以告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即性
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
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口心能生天之形躰是乃釋氏
想澄成國土之餘論張子曾立排之矣

先生之門人曰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

離乙然之云若也。高不易知，須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亦名猶為或與伊先生以乙之言為是。愚按堅高云若類于形容夫子之道，不易窺測之辭，爾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嶢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懷淺無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為非，而又以乙為是，亦不可曉也已。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七十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第七十一

雜著

記和靜先生五事

孝者所以孝為人也。蓋尹和靜語徐文見尹和靜問曰：某有意於孝而未知所以為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先生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其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先生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徐文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

曰如何先生艷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右五事熹紹興二十一年五月謁徐文於湖州徐文以

語熹因退而書

徐文名度字惇立和靜門人

記孫覲事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欲得其文欽宗不得已為詔
從臣孫覲為之陰冀覲不奉詔得以為解而覲不復辭一
揮立就過為貶損以媚虜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
大喜至以大宗城鹵獲婦餉之覲亦其辭其後每語人曰
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為而一時之士欲
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
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之

在虜營也順天為已甚矣其壽而康也宜哉覲慙無以應
聞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晦伯語錄記此事因
書以識云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有
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即一
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
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
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
卦為太極中含二卦為兩儀又取二互卦通為四象又顛

倒看二卦及互卦通為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
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蕪若如此即是太極
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
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
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
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
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
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
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
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
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

之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
侍即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為有識者所笑也林艱
然曰正要人笑又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即未曉
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
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為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
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太
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即所說既為父母又降
而為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適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
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
事它人容或不曉侍即以礼孝名家豈不曉乎林乃挽首
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

黃仲西銘說曰近世士人尊橫渠西銘過於六經予讀而疑之

發難以質焉易曰乾健也坤順也乾為天為父坤為地
為母是以順健之陸性而有天地父母之大功其稱各也
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今西路云乾為父坤為母是以
乾坤為天地之親各則非易之本義矣既曰乾為父坤為
母則所謂予茲貌焉乃混然中與者於伏義八卦文王六
十四卦所謂予茲貌焉乃混然中與者於伏義八卦文王六
混然成列莊子謂之混沌是混然無開不可得而各言者
也既以判為兩儀則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人居
其中與禽獸草木同然而生德有別也安得與天父地母
混然中與乎又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
其語也出於孟子孟子言浩然之氣養而勿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又言志氣之帥也故志氣次焉今舍氣而言
鮮則又非孟子之本義矣其意蓋竊取於所謂佛身充滿法界之說
然彼言佛身之謂充滿法界可也今言吾身
則七尺之軀謂充滿天地不亦妄乎至言天地之帥吾其性充無所
依據孟子以空為帥者謂氣猶二軍聽命於志惟志所之尔今舍志而言
所則人生而况於父天母地而以吾為之帥則惟子言
而莫之違矣亦妄乎又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若以其並生乎天
吾父母宗子也其六臣宗子之家相也若以其並生乎天
地之間則民物皆吾同胞也今謂吾與者其於同胞何所
辨乎與之為名從何立也若言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

以大君為父母乎為宗子乎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
萬物之靈置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茲固西路所本
以立其說者也然一以為父母一以為宗子何其親疎厚
薄尊卑之不倫也其亦不思甚矣父母可降而為宗子乎
宗子可升而為父母乎是其易位亂倫名教之大賊也孝
者將何取焉又言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則宗子有相而
父母無之非持無相亦無父母矣可不悲哉孟子曰楊氏
為我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若說証民充塞仁義將有率獸食人之事於西路亦云
者其不可無辨

自臨安客有問此曲折者事之既往本無足言而恐
至者疑於邵張之學也因命兪輩錄此以示之客因有問
者曰太極之論則聞之矣宗子之云殆即莊生所謂知天
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者予不引之以為夫子之助何耶予
應之曰莊生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而不知其適庶少
長之別知擊跽曲拳為人臣之禮而不知天理之所自来

故常以其不可行於世者為內直而與天為徒常以其不
得已而強為者為外曲而與人為徒若如其言則是臣之
視其君陰固以為無異於吾之等夷而陽為是不情者以
虛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正謂此爾其與
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昔予書宋君
事後嘗發此意因復并記其說以俟同志考焉

記濂溪傳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因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
濂溪程張等傳及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
史者於此為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
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不知其何所摺而增此

自為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
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為前賢之累啓後季之
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為不可昔蘇子容
特以為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而神
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
為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記旌儒廟碑陰語

歐陽叔弼作集古錄目云旌儒廟者秦所坑諸儒之廟也
杜佑以為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及引後
漢銅黨之事以橫議激訐為戒刻于廟碑之陰予以為佑
之識趣如此此其所以役於任文之黨而取隨人執下之

譏也叔弼之為此書但記姓名事自年月州里而獨於此詳著其語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抑以為是而存之也

偶讀謾記

吳執中傳在徽錄八十八卷國史九十三卷其家傳皆相應但家傳云公緣微病踰月不對已有間之者一日面奏論列邊防利害及於一二大臣上不說翌日落職知滁州大觀三年半月又載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吳執中初除中憲議論剛正凡所陳述殊無顧忌頗有古直之操遂降詔褒之厥後僅兩月餘日並無建明一日進對奏陳論列殊無根柢惑於邪說頓失所守可落職知和州替蔡疑尔放謝辭限日下出国門其蔡疑別與差遣此必是省劄而傳

云先是蔡京忌張康國引執中居言路執中論劉炳兄弟不奕親服宋喬年父子過惡相繼罷黜炳與喬年皆京黨也及上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奏意在逐臣已而言康國之章果上上怒執中懷謔出知滁州此事不知何據但語是京引居言路使攻康國則不應先攻京黨而後及康國也又家傳云政和改元星文示變公以為推尋破咎之由實日蔡京始因列其命令不信刑罰失中公帑空虛民力困匱農桑失業貨財不通而窮荒無用之地追討具建無已之罪請降京五官以太子少保退居于杭又載御筆云比以舊弼蔡京擅作威福傲睨弗俊屢致入言褫官斥外申嚴邦憲足示誠懲尚慮怨仇乘時騁忿裾撫舊事論列未休下石相擠彈繫不已務

快復讎之私忿不思躰貌之前規致矯枉過中疾惡已甚
宜俾寬宥由示始終咨尔臺僚明聽朕命大觀四年而傳云
星見上察京姦狀欲逐之言者交論京不已執中上章謂
進退大臣當存躰貌於是為京降詔而京得不重貶此時
亦不同然執中後以不論張商英貶黜則非蔡氏之黨矣未知本傳何據書此執中嘗幸游醉
代又嘗差同開封尹孝壽鞠陳正彙告變事執中平心
以處得罪者自以為不寬嘗論花石綱詔即罷之後每有
所須索必戒左右曰毋令吳某知翰林李士張閣等出守
杭州陸舜日乞領花石綱事自是應奉愈熾不可揀矣嘗
論郭天信過惡而言者以為與商英比貴天信所薦與呂惠
卿為交壻惠卿遭時得君所薦無不拔用執中在選調未嘗

附麗以圖進取

正家傳

御筆云卿前日上殿奏鄭曾任學事

見今放罷姓名可親書實封進入臣伏奉御封

云云右臣

昨面奏係是提舉荆湖李鼎事胡安國謹具奏聞

執中子巖夫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出太師魯公

京門余深嘗於彭世英家見其議蔡卞謚文正議

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大

宗美其書錄實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王彥霖行蔡確詞乃邵武大乾高宇所為其家尚有遺彙

方伯謙嘗見之

乙卯十一月四日詹元善說去見見李蕪濟說壽皇曾遣

一小當以中原事問平江何蓑衣蓑衣授以紙筆口誦數

語令書以進曰賀新即賀新即胡孫拖白不終場不終場
未便休雄豪分裂爭主侯爭主侯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
州壽皇以示兼濟之父秀叔參政後數年虜儲允恭死虜
酋雍亦斃而孫璟襲位即所謂胡孫者也豈璟將不終而
中原分裂河南北將復我也耶元善又見異書云火尪變
化丹蛇騰青羊躑躅烏犍耕玄豨衝突蒼鼠平亦莫詳其
為何等語也姑并記此三年而後出之

釋氏有青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李時若無所入有告
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
瞬心無他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
所入彼之所李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

殊孝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同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
傳記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
養氣者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無憂兼懼
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明有人非由
有鬼責自歎於中氣為之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此語雖疎
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
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為得也惜其亂於詩文博雜
之中孝者或不之讀故表而出之

蜀人馮當可之文號縉雲集集中有封事末云臣前所言
望陛下移躡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

損已以充軍費皆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慾以臨事變此具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此紹具庚辰辛巳之間所上其謀畫議論皆奇偉的當而所論皇建有極又深明治本而略識經意古今論洪範者少能及也余嘗作皇極辨與之暗合因重其語以證余說舊見汪端明嘗稱其人甚敬重之今果不謬云

說文有振有也從肉八声許訖反東坡疑從入無緣為有聲而謂舞必八人為列乃謂有即有字從八從肉今按此乃說文之誤東坡疑之是也而其所以為說則非若以八字為今而從肉字省声則正得許訖切矣有又從人乃為

有字蓋舞則人之振有也然今說文不見有字坡云有之未詳其說每詳有字即有字故說文但有有字而別無有字坡疑有即有字亦非也班史武紀謂云骨然如有聞亦

有字之義也東坡又云宋書樂志論房中樂非后妃事蓋周禮注誤極有理當考武庚即是祿父東坡以為兩人恐別有據以上並見泉州

雪堂帖

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為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於王氏乎然文勢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為非故予於集注兩存之

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以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為艱澁而理實淺近其軀務為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為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抵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子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託声势眩惑世人遂偽造此書以傳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

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辨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一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王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

章宗君三祥蒲壁等事皆剽剗它書傳會為說其自叙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偽書也又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恠至引其說以自証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証其祖矣大抵孝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為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東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蘇黃門詩

說周之程邑漢扶風安陵縣也予按雍州之境東自西河西距黑水延袤數千里不知所謂州東二十里者自何處計此里數若指豐鎬而言則經傳初不明言其為雍州治所又按漢志安陵在長安北四十里不應言東又按皇矣之詩此是乃是文王克密之後所作亦不得為王季所居也然意此語必有自来但州字當是衍文耳所謂雍者乃扶風之雍縣其地亦在長安之北計與安陵相去不遠故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別有所據然亦未知其與詩說孰為得失也考當

上虞餘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更有號百官俗傳百官牛羊之處也或謂西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孫所封理

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大抵地名古迹亦多訛妄訛謬如子
華子後序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貴溪縣蓋其圖經
之說如此豈有此理哉以它書考之地名鬼谷者凡數處
疑特俚俗相傳物魁之區爾未必儀秦之師所居也上虞
旁邑嵎縣有戈過二姓即少康所滅拜泥之黨其子孫乃
聚於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

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訊門
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為甚或
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
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為誣之以
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

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
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
不知恩義之為重也一有染馬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
避也惟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
之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
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
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躰之靈實不可一槩論也吾
外大父祝公少時隣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為煮
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
大投賓之日徧走視親為診脉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訖事
而去不復盥手人以為難後皆無恙云

沙隨有活人書辨當求之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說以
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
故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女也予
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以君儀為知易則吾不知其
說也沙隨春秋例說滕子來朝為自貶而用小國之禮如
鄭人爭承之比最為精當但朝桓公者邾牟葛虢人穀鄧
書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諸儒之說亦莫之能明也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数以足
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
言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

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
流至於高郵乃沂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
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
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
於泗濱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
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
沂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刊溝運河皆築
埭置閘備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
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
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沂而習之又自淮順潮
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

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沂而察之不審
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今按未南錄中
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
流之時排浪淮泗然後皆決決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
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
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
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栢東流會汝水泗水
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下至於潛
霍地勢隔騫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
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
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開費心力也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為昭公聚眾以攻季氏此說
非是昭公失民已又安能聚眾不過得游手聚觀之人耳
又安能逐季氏宋昭公季氏事見左氏傳祿有首尾公羊
子特傳聞想料之言爾何足為據成者乃信其說以解春
秋既為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語夫蓬從遊舞雩之下一
段問答以為為昭公逐季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弊
蓋原於蘓氏問仕之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
文說曾以蘇說問尹和靜和靜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經而
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或說魚麗詩云魯有也苟者寡婦之器也寡婦得魚而不
為富疆所奪則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於神明也此因小

序而失之固為無理然專以筍為寡婦之器似亦未必然蓋
聚石為梁必有筍以承其闕空乃可得魚凡取魚者皆然
非但寡婦也但筍易成而易用雖寡婦亦能置之故以為
寡婦之筍它人則取魚之器尚多不專用筍耳非謂它人
不得用筍而唯寡婦得用亦非謂寡婦只得用筍而不得
更以它物取魚也谷風小弁之詩皆曰無逝我梁無發我
筍豈寡婦之作也哉

打字今浙西呼如謫耿切之聲亦有用去聲處大抵方言
多有自來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謂不為弗又或轉而
為否呼若閩人有謂口為苦走為祖者皆合古韻此類尚
多不能盡舉也附子今人未嘗不服但熟即已疾生則殺

人耳漢淳于衍毒殺許后蓋生用也果爾則雖平人亦不
免况乳婦乎或者乃以今人有新產而以附子愈疾者遂
疑漢史之誤過矣予嘗中烏啄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
煩懣正如許后之證當時在深山中不能得藥須更通身
皆黑勢甚危惡意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尚可活亟
令多汲新水連飲之遂大瘳洩 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或謂李華著論廢卜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摧茶後亦得禍
至如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之罪也予謂廢卜固
其所見之謬然與失節事不相類摧茶固為有罪然甘露
之變死者十餘族豈皆摧茶所致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劫
取穀粟以致殺傷者多矣又可追咎神農后稷耶大抵論

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此等議論雖欲固事設為警言戒然其勢將有所窮反使世人并與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

韋蘇州集載秦系詩自署東海釣客試秘書省校書郎而詩有久卧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飛之句蓋系嘗隱泉州九日山故有東海之號青袍忽著目謂其新授校書郎爾故韋和詩云知掩山扉二十秋魚須翠碧弄床頭正蒼其意也或者乃謂青袍翠碧皆為韋發既失詩意又謂唐刺史不借服色則又誤矣牛叢對宣宗云臣今服緋是刺史所借而白樂天忠州被召時詩言之極詳何考之不審耶韋蘇州事迹王

叔序中考之已詳近年姚令威又作後序於叔外又增補二事然皆失之其一以韋贈人

詩有少年遊太孛之句遂謂韋嘗遊太孛不知韋詩所云乃是謂所贈之人也其一以韋有分竹守南譙之句遂謂韋嘗守亳不知南譙乃滁州也其說之誤正與青袍者相似夸多之弊至於如此事雖不急亦可戒也

或說說大人則藐之以藐為自小之意云說大人時當如子弟之對父兄恬然泰然說盡道理不作大事看非謂小視大人也此說甚恠下文更說不行如吾何畏彼哉一句不知却如何說人皆知其不可而或者信之蓋正理不明而先入為主故其惑如此亦非正此一條也

或云舊見水懺言有行者盜常住食物而變為餓鬼者初不之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究予謂二事一律妄則皆妄真則皆真今乃疑其一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或又云莊列釋氏皆有太過人者但為從別路去故不可與校是非予謂既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只此正路別路之間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各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復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讀詩則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二字成十一字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

篇皆成查滓矣因記得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靜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躰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李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李者未嘗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它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艮下坎上其卦為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傳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

禮書此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
雜書迂僻蔓衍之說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
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蔽
非吾書也劉原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
三禮春秋而予反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
意也異時此書別本必將出於信饒之間石橋之野故箱
敗篋之間其亦足以為予筆削之助乎十月十八夜因讀
余正父修禮而書

讀雜書偶記三事

周公玉堂雜記記中朝舊典待詔宣召孝士有茶酒接坐
之禮今待詔廷參贊賜禮與院吏雖小不同而平時視之

全與吏等無由待以茶酒予謂唐用待詔如主佐王叔文
輩雖姦邪小人然皆略知文義可兼太子侍讀能預公卿
議論則其選與今固不同矣計祖宗時所用之人亦必稍
加甄擇未至如今日之猥賤此其待遇之禮所以異也又
自記其當制時有縣伯進封郡侯者院吏寫云某郡進封
開國侯當為正之予謂此正緣待詔不知文義故煩孝士
點檢尔予嘗受詔獎諭其首云省奏詞免某官已依所乞
率具悉者其失正類此而當時孝士不之省也又記親行
之禮至尊升輅則以孝士為執綏官一節甚詳予按曲禮
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綏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為安也故執
綏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

良綏取貳綏以先升良綏君所執以升者貳綏亦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常周禮大馭諸右等官即其職也故開元開寶政和禮書親祠乘輅皆以太僕卿為御千牛將軍為右蓋放周禮而國史所記國初時事猶云奚嶼攝太僕卿備顧問當時中御立乘之禮不知其如何然猶未有執綏之名也今乃條勅差執綏官而以綵繩維於箱柱不知自何時失之甚可笑也又至尊不立乘而設倚以坐不以千牛陪乘而同時降勅差帶甲內侍二人立於御坐之旁凡此既皆失禮而刑餘共載乃衰然所為變色者尤為乖戾不知歷幾何時禮官皆不能

正儒臣為執綏者亦莫竟其繆而方且夸以為榮何哉

記尚書三義

堯典卒章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乃史氏記堯下嫁二女于媯水之旁而為婦於虞氏耳帝曰欽者哉戒敕二女之言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也今自孔傳及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

舜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便當屬此文下言其見東方諸侯而使各以其物為贄也其下乃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乃得事之序而文勢亦順如亦齊同之義卒乃復者言既訖事而旋反二句皆張

子說也

槩本木名而借為匪字顏師古註漢書云槩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匪忱猶曰天難謀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今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識其說以俟知者

記滴水集二事

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及兩岸石壁峭立

大河盤束於山破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為黃熊又云鯀為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甚非也然鄉人不取以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拔木百里被害

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肉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此說又何所攷也李氏之孝極博所論禹像豕首當是鯀廟為黃熊之像而不攷漢書說啓母石處注中言禹亦嘗變熊則俚俗相傳塑禹像為豕

首自不足性也

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
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於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
欲用北船載兵順流而下取具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
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
會州入韋精山石硤險窄自上乘流直下高數十尺船
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謂之南
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載此言若
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

邢恕之策果如李復之言可謂妄矣然禹貢所言雍州貢
賦之路亦曰滂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則古來

此處河道固通舟楫如恕策矣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復集
中記事甚多特此條與禹貢相關故錄之以備參攷云

記山海經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

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縣縣南蠻中東入縣今錢塘浙江

是也黠即歛也浙音浙

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餘暨縣屬會稽為永興縣廬江

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

彭澤今彭澤縣也陽彭澤縣

一曰天子鄣

右出山海經第十三卷按山海經唯此數卷所記頗得古
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譎恠之詞然諸經皆莫之考
而其它卷謬悠之說則往往誦而傳之雖陶公不免也此
數語者又為得今江浙形勢之實但經中浙字漢志注中
作瀾蓋字之誤石林已嘗辨之更檢注中龜中字羅端良

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廬江得名不知何義其
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即是三天子都此
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無說也都一作鄣亦未詳
其孰是但廬江出丹楊鄣陵陽縣而其旁縣有以鄣名者
則疑作鄣為是也予嘗讀山海諸篇記諸異物飛走之類
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皆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
而為之非實紀載此處有此物也古人有圖畫之學如九
歌天問皆其類

記三苗

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僮略有四種曰獠曰狠曰伶而其
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掠為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
苗氏之遺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
正作猫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徒其都初在今之筠
州次在今之吳國軍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
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為寇而人
不得而近之矣未及問其所據聊併記于此云

考韓文公與大顛書

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表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
託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
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
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
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

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為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尽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攷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表方意誠不為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竟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為誤而直斥以為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

所以為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為然也徒幸其言可為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言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由為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耶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從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為全載書文於此而攷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為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無疑

俞啟孟夏漸熱惟道體和安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

此又聞道德竊思見顏緣昨來未獲參謁倘能暫垂見
過實為至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夕竚瞻不宣其
白

愈坡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

此咨屈倘惠能降喻惠字疑衍或在能字之下非所敢望也

至此一二日歸高居亦無不可且夕渴望不宣其白

愈啓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

可諭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

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鄙

蓋指此耳不如親顏色隨問而對之易子此句來晴明且

夕不甚熱倘能乘閒一妨幸甚且夕馳望

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恋著則山林閑寂與

城郭無易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

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水

安於所識道固如是識疑當作適猶言便也雖適之安

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固如一水雖勞而既不宣其頓首韓

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凝滯之意也

致歐陽文忠公事蹟

余讀房陵歐文新本觀其附錄所載行狀謚議二刻四傳

皆以先後為次而此事蹟者居其後豈以公諸子之所

為而不敢以先於韓吳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此其用

意已精而為法亦嚴矣然綜其實則事蹟云者正行狀之

底本而碑志四傳所繇出也向使直指先後之次而以冠於附錄之篇則彼數書者皆可見其因革損益之次第矣是亦豈不可耶間又從鄉人李氏得書一編凡十六條皆記公事大略與此篇相出入疑即其初定之草藁顧其標題乃謂公所自記而凡公字皆以丹筆圍之此則雖未必然然於此本亦有可相發明者因略考其異同有無之互見者具列於左方

經術

李本云公嘗謂世之孝者好以新意傳注諸經而常力詆先儒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其所傳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其語在詩譜後序又謂前儒注

諸經唯莫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孝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已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已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家於是至於以是為非牽疆為說多所乖繆則并其書不為人所取此孝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又其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總數十事耳其極論繫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孝者擇取其是而捨其非可也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取捨而盡信之則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此與定本大旨不異但書先後詳子不敢力主而復自刪之也

醉翁亭記

李本未有此躰下有醉翁亭在瑯琊山寺則記成刻石遠近爭傳疲於模打山僧云 寺庫有檀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檀給用凡商賈來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問作何用皆云所過関征以贈監官可以免稅乃屬於公作集古録目序之上此條疑以其不急而刪去

修五代史

李本乱世之書也下有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十三字又其事備下有議者以謂公不下司馬迂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本紀立法精密則又迂所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

也

議者以下疑以不欲凌跨古人而刪之

平心無怨惡

李本云公自言李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尔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公坐黨人遠貶三峡流落累年比吕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吕公擢用希文盛称二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国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吕丞相者唯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譽公解仇書見在贅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乎父子

之性相遠如此信乎堯朱善惡異也公為潁州時呂公
之子公著為通判為人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
知公後還朝力薦之奏疏具由是慚見擢用陳恭公執
中素不善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陳拒而
不見公後還朝作李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
陳出知亳州尋還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
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
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
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
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此段疑得呂范二家子
之竊謂於此尤可以見歐范之存
心與呂陳之悔過恐皆不可遺也

惟稱蘇梅

李本自以為不及下有二人因此名重天下公唯嘗因
醉戲親客曰庐山高它人作不得唯韓退之作得琵琶
前引退之作不得唯杜子美作得後引子美作不得唯
太白作得公詩播人口者甚多唯此二篇其尤自喜者
也此段恐嫌於
也誇而去之

修唐書

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則首云公於修唐書最後至局
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
出於兩手躰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為一躰
二則列官最高者一人下有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九

字三則書宋名下有此例皆前所未有自公為始也十
一字乃屬於宋相聞之之上此但差詳疑定本
不從范公之辟

李本大同小異今不復著

議不廢麟州及許并禁地

李本大同而文差略今亦不著

不誅保州脅從之兵

李本首著為政仁恕之語大抵與定本別段与意略同
其末乃去其為河北轉運使時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
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沆李昭毫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
既開城況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

二千餘人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諸事已定而富相出
為宣撫使懼其復為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
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
相遇於內黃夜半拜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
禍莫大於殺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勅榜許以不
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怨况此三千人者本以
脇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
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
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既竣矣則必生事是欲除患於未
萌而反趣其為亂也且甚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
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已難安既而富公大

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
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
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
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
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之命亦免富公於
大禍也此此定本為詳足以盡見事之曲折又謂言已
入之下所係更重尤不可闕疑後以不欲形迹
當時聽諛之夫而刪去之也

春帖子

率本云內臣梁寔嘗言在內中祇候見仁宗云云末云
云是歐陽某必索文書自贖是它人當直則否也

知開封府

李本末後有韓子華謂公曰外議云餘材可以更知一

箇開封府似亦嫌夫
誇而刪之

連典大郡

李本曰公嘗鮮明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
也僕馬語人進退有理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証口辯
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兇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矣貧
醫無僕馬卒止生疎為人診脈口訥不能應對病兇服
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
施設何如但民稱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
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
揚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王日間事已十減五六

一兩月後官府聞然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為繁碎爾識者以為知言此此定本語意尤詳備

漢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獨力辨於朝

故議者指公為主議之人公未嘗自辨唯曰今人以漢議為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魯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漢議為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撰漢議四卷悉記當時論議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礼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為詳悉李本有之而此本無疑公諸子後已不敢力主其父之論而刪

之也

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

多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共稱為神尼公既

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為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

尼靈異云嘗有牽羊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

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

罪醫人藥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

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

此有萬物之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

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中人皆屈服

李本有之所謂名公者疑指富公此本無者蓋為賢者諱也

公嘗為杜祁公墓誌云簿書出納為之條目甚密必使吏不得為姦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公曰我之為政

亦如此也李本在連本大郡之後此典無

梅奯圖摯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登臨佳處公為之作記

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自覽坐堂上者使之為記

未必能如是之詳也李本在醉翁亭記之前此本無

右凡十六條其十二條定本有之而詳略先後或不

同其四條則定本所無而李本有之其平心保州妖

尼三事尤非小補蓋公平平生卒問根原出處大致言

行本末皆已略見於此而無遺矣平心保州唐書二

墨莊漫錄云得之公孫建世望之者則其出於公子叔礪之徒所記而李道以下堯朱以上必是著手書

本語無疑矣但張設於陳恭公以下別為一事耳獨晚年守青州特論執青

苗一事尤足以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不以既老

而少衰而公之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書吳丞相作

行狀因亦不載至韓魏公作墓誌乃始見其嘗有乞

不收息及罷提率官之奏與其辭大原有守拙循常

之語元祐之為裕錄者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致

遠朱本之書出乃反著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

特與放罪之詔又至近歲洪景廬作四朝史傳乃及

見其以是深為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此

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肯書者然

猶歷三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然則士之

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抑
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愛惡雖
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沒此古之君子所以
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歟因并記其語以補此篇之闕
以為有志之士必將有感於斯焉

文公先生諸子大全卷之七十一

